

4月1日。小东圭一郎在丸之内线的霞关地铁站下车，然后顺着通向地面的楼梯走了出来。这是个在春天也难得一见的、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对于小东来说，今天可是他从事检察事务官整整满三十年的日子，是个应受到表彰、值得纪念的新年度的开始。

可是，小东的心情却显得有些沉重。

昨天，特搜部长桥上清吾找了小东，对他说道：“有件事想拜托你这个内行。”

桥上试探性地说了之后，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我是想让你和一个有点特别的人组对。”

“特别的人？”

“我们特搜部来了一个没经过司法考试，就直接被任命为检察官的男子。”

“不经司法考试就当检察官 这怎么可能？”

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被并称为法曹^①三将，条件是必须通过难度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再用两年时间完成司法实习。

“可也有特例。”桥上拿起桌上放着的厚厚的六法全书，“你一定知道目前制定的基本法律中，关于检察的条例是什么吧？”

桥上好像在给法学院的新生进行测试似的说道。

“是检察厅法。”

法曹：法律工作者的总称。

小东立刻答道。他虽没上过大学，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就没有资格当检察事务官了。

桥上把这本厚厚的六法全书递给小东。

“你看看检察厅法的第十八条。”

“是。,,

小东打开六法全书。

“读一下吧。”

小东按照桥上的要求，默读了一遍。

第十八条 检察官的任命，具有以下资格之一者执行本规定。

一、完成司法实习者。

二、任法官一职者。

三、在政令规定的大学任法律专业的教授或是副教授者三年以上者。

“从明天开始和你组对的这个人，在东都大学任副教授已满三年，符合第三款的规定。因此，虽说没有经过司法考试，也具有当检察官的资格了。”

“但是，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据我所知，还没有先例。可是法律上就这么规定了，在检察官的资格问题上也就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了。”

“啊，原来如此。”

就连干了三十年的小东，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特例。“难道一下子就放在特搜部吗？”

没有经过司法考试，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考试之后的司法实习了。

检察官的培训程序大致是这样：

完成司法实习的新任检察官，分配到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地检^①部门（又叫做 A 厅）在这些地方的任期时间，多为一年左右。因为在大城市里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案件，因此实际上也就是进行实地进修。

然后，再调到 A 厅以外地区的地检部门，在那里工作两年之后，再重新回到 A 厅，从这里出去之后，多数情况下是每两三年就要换一次任职所在地。

特搜部是对政治家等人物进行直接调查的特殊检察部门，而且，只设置了东京地检、大阪地检和名古屋地检。任职的多为任检察官后十至十五年的年富力强者，没有经验、学历是不能胜任的，除此之外，年轻、健康也是重要因素。

这样，特搜检察官三四年后就可转到其他部门工作。可事务官小东在这三十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特搜部的第一线奋斗。

“不经过司法实习，刚开始就进入特搜部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所以这才选择你来作为和他组对的检察事务官呀。”

桥上这才说出想说的话。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小东的话语中透着一丝嘲讽。

“麻烦可能是会有一些，但不管怎么说，我可就拜托你了。”

“部长是否赞成这样一位检察官的到任呢？”

“嗯 这是上面的意思 我也是没办法啊。”桥上跷着二郎

^① 地检：即“地方检察厅”的简称。

腿说。

小东作为特搜部的事务官，和各种脾气的特搜部长都打过交道，这个桥上给人的印象是“只求无事”，说得好听一点是他为人还算温厚，可实际上是个胆小、缺乏果断的人。在特搜检察官中，就有人说桥上是个“在大白天打着的灯笼”。

“还是请你接受下来吧。”

“都被您特地叫到特搜部长室来了，我总不能拒绝吧。”小东的回答里充满了反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也没有见过。”

桥上从抽屉里拿出履历表。

小东接过去看了一下。

“香车勇人，33岁，东都大学毕业，法学博士。是这些吗？”

尽管如此，为什么他要放弃大学副教授的职位，而向检察事业发展呢？小东有些迷惑不解，看了看附在履历表上的照片。

从他的外貌来看，与其说是大学的副教授，不如说是奥运会的步枪射手比较恰当。说到学者，小东总会和“眼镜”联系起来，可是，照片中的这个男子，长着一双如猛禽般锐利的眼睛，炯炯有神地正视着前方。

（不过，没在一起工作过，也就不能作出什么判断。）

在小东至今为止的检察事务官生涯中，曾和各种类型的检察官组过对。特搜部不愧是特搜部，举止特别的人很少，可也还是有的。如今的司法考试制度的缺点之一就是偏重于学历。具备判断力、法律知识的确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连关键的社会常识都欠缺的却大有人在。

小东事务官至今已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上司，有的检察官因

为自己讨厌空调，就穿着运动背心审问嫌疑人；有的检察官在上班途中捉到只蜥蜴，想要带到检察室来养；有的检察官说没有调节气氛的音乐就不行，于是把录音机放在桌上听摇滚音乐。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头脑无比自信，很多检察官不太听得进检察事务官的意见。可能是由于每个检察官都是各自为阵的原因吧，他们这种一城之主似的作风也就更加强硬了。

大部分的检察事务官一旦和脾气古怪的检察官结成对子，都会忍受下去，直至对方调任为止。可是小东却不这样，他对讨厌冷气，在审讯时穿着运动背心的检察官扯谎说，“听说上次被审讯的那家伙对领导投诉了您，说检察官您有裸露癖呢。”他还劝说检察官把拾到的蜥蜴放掉，并曾经趁着检察官不在的当儿把制造噪音的录音机浸在桶里弄出毛病来。

“你对没什么经验的检察官来说，可是个好老师呢。”

桥上加了一句。对此，小东的理解是，桥上知道他历来不允许检察官独断专行，因而决定自己和新任检察官一起工作。

从丸之内线的霞关站到检察厅大楼不过区区二百米，就连身材矮小的小东也只要 3 分钟就能到达。耗资四百八十亿日元的检察厅大楼，位于建筑物林立的官厅街，是一座二十一层的智能大楼。玻璃外墙在早晨阳光的沐浴下，闪着令人炫目的光芒。

检察厅大楼，正式地应该称为法务中央合同大楼 A 栋。地上是二十一层，地下还有四层，用作保管证据物品的仓库。在这座大楼里，高检和最高检合署办公，楼梯从下向上依次是地检、高检、最高检。地位最高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室设在第

十九楼的一间六十坪^①的大办公区，小东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小东向站在对面门厅处的保安微微点了个头，便进入了大楼。

对面门厅处挂着的一幅壁画是出自平山郁夫的“丝绸之路天空”，描绘了严谨的求法之路，同时也是检察官姿态的一种象征。

小东在电梯处按了向上去的按钮，从八楼到十一楼是东京地检特搜部。其中第十一楼是特搜部长等所谓领导管理阶层的专有楼层。

电梯到达第九楼时，小东走了出来，以前的旧楼房里，特搜部的走廊是两重设计的。为防止在办公室里进行的审讯被等候在走廊上的记者听见，在特搜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之间又特地设置了一个内侧走廊。在使用了具有高质量隔音效果的墙壁建材的新楼里，墙壁只是一重设计。

上午 8 点半之前的走廊上，小东一个人也没碰见。工作在特搜部第一线的检察官，早晨上班的时间并不是规定得十分严格。

“噢？，

小东看到自己办公室的门开着，十分惊讶。是不是和自己一起组对工作到 3 月底，后又调任到札幌的前任检察官，有什么东西忘在这里而回来取的呢？

从开着的房门可以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的背影。他身穿藏青色夹克衫，打开了窗户，正在愉快地享受着从日比谷公园方向吹来的和煦春风。

那个男子也感觉到了小东的到来，回头看去。这正是昨天

^① 坪：面积单位，1 坪约等于 3.33 平方米。

在照片上见到的香车检察官。

“早上好 我是香车。”

小东满以为检察官最早也要 9 点左右才会来，不禁有些措手不及。

“您怎么知道是这间办公室的？”

“我在警卫室询问了一下。”

他比小东在照片上见到的显得个子高些、皮肤也黑些。一般在刚上任时都会理个发，可他的头发不知为什么有些长，遮住了前额。

“哦，是吗 我叫小东。”

小东考虑到目前部长还没有正式地作介绍，过分亲热地交谈可能不太好，所以没有再说什么，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这么随便地就进来了，我在这里的资历可要比你老呢！）

虽然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小东拿出昨天还没搞完的文件，打开了电脑电源。虽说是个法学博士，也不可能现在就懂得特搜部的实际工作吧，小东于是开始得意洋洋地敲击起键盘。

香车先看着小东那边，然后又无所事事地把手插在口袋里。小东也在侧目观察他，如果香车拿出支香烟来抽，小东马上就会说：“这间办公室是禁止吸烟的。”可香车从口袋里取出来的是一块揉得皱巴巴的手绢。

（喂喂，第一天上班怎么也得拿块浆得好的手绢吧，法学博士先生！）

小东边心中嘀咕，边敲着键盘。

香车一直看着日比谷公园那边，似乎是个不喜欢多话的人。

没多久，检察副次长壶岐富士雄推门进来了。

小东本以为特搜部部长或是检察长会来一下吧，没想到今天来的居然是检察厅第三把手的副次长，不由得有些紧张。检察厅副次长是仅次于最高检察长、检察次长的职位。

“辛苦了！”壶岐低声说道。

“是！”小东慌忙站起身来作答，可是刚才副次长的话其实是对香车说的。

“早上好！”

香车低头向壶岐行礼。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是的，有一点。”

香车微微笑了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检察事务官小东。”

壶岐这才向小东那里看去。

“这位是新到任检察官香车勇人。不过要等一会儿才能拿到任命书，所以现在还是新任检察官的人选香车勇人。”

“请多多关照！”

香车抢先向小东低头行礼。

小东一直到这会儿，都被香车抢了先。

“你可能也从桥上部长那里听说了，他以前是大学副教授，对我来说，正是期待着有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啊！”

“哦，是的！”

“你是干了多年的内行，应该也有同感，检察官在法律方面是专家，可是别知识却很欠缺，因此，我们十分需要从司法考试到司法实习这一固定模式之外的人才。”

的确，小东认为检察官队伍正在趋于弱化。

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事件^①中，原首相田中被逮捕时，检察机关阵容还是很强大的。自那之后，捻丝工连案件中，在野党、执政党的众院议员都各有一人被取保候审；立库鲁德案件中，原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和在野党众院议员被起诉；共和案件中原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阿部文男被捕；明电工案件及国际兴业案件等经济犯罪案也都受理过。

可是，近年来，特搜部的成绩并不显著。在佐川特快专递案件中，对于原副首相金丸收受五亿日元贿赂的指控，特搜部没有详细调查就处罚金二十万日元，因此受到了民众的严厉批评；立库鲁德案件中逮捕的原内阁官房长官藤波，经东京地方法院审理后被判无罪释放。

小东非常了解洛克希德事件发生当时的检察机关情况，所以才会觉得现在是大不如以前了。

（可是，吸收一名另类的检察官对改善检察队伍弱化的现状是不是真的有效，现在还是个问号。）

小东注视着香车。

“香车，马上去一下最高检察长那里吧？”

就算是任命香车一个人，也得从最高检察长那里得到委任令，到了最高检察长这一级的任命，就必须要从天皇陛下那里得到任命书了。

不做检察官誓不罢休，这话是以前就从检察厅所属的法务省一直流传下来的。

香车被壶岐领到最高检察长那里没多久，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

^① 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事件：1976年轰动日本政界的行贿受贿事件。

“你好！哦，这里是香车检察官办公室。”

小东差一点就报出前任检察官的名字了。

“我是玉森。”

打电话来的正是玉森检察长，怎么今天早上接触的净是这些大人物呢？

“我是事务官小东，香车检察官现在去了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室。”

“是吗？这正好，我想让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

“是让我来吗？”

一个事务官去检察长办公室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小东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我不是正在对你说话吗？”

“那么 就我一个人来吗？”

“是的，马上就来。”

“明白了！”

小东打开衣帽柜，对着嵌在柜门内侧的镜子把领带整理好，并夹好领带夹，然后就急忙出了办公室。

检察长是整个东京地检的最高领导，是统管地检特搜部、刑事部、公判部等部门的长官。在全国五十个地检部门中是位居最高层的，所以东京地检的检察长是所有的检察长中的老大。不过因为是和最高检以及东京高检同处一栋楼，所以才不是非常显眼。

像香车他们这种在第一线工作的特搜部检察官，办公位置在检察厅大楼的八楼和九楼，特搜部长桥上在第十一楼，玉森检察长在第十二楼，大概楼层数就是用来标明检察长的地位吧。

而且，鲜为人知的是，在检察长室的里面有通往第十七楼

东京高等检察长室及第十九楼最高检察长室的隐蔽电梯，其目的就是不想让媒体捕捉到检察厅首脑们的动向。

小东忐忑不安地走到检察长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请进。”

里面传来检察长的声音。

“打扰您了。”

在办公室里并没有见到协助玉森工作的事务官的身影，可能他事先把旁人都支走了。

“啊，你这里坐。”

玉森指着办公室的正中央位置的沙发对小东说。

“好的。”

小东照玉森说的坐了下来。这套真皮沙发比小东办公室的那套要高级得多了。

“带香车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室的是壶岐副次长吧。”

“是的。”

“就算我不说，想必你也猜到了是谁介绍香车检察官到检察部门的吧。”

“哦，是的。”

“那你 know 是谁把你和香车派成一组的呢？”

“是桥上特搜部长吧？”

“传达命令的是桥上，实际作出决策的则是我。”玉森指了指自己的鹰钩鼻。

“是吗？”

“感觉怎么样，对香车检察官的第一印象？”

“从他的学历来看应该是个才子吧，可我感觉他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所以我才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是什么？”

“我想让你在香车检察官有什么大动作的时候，及时地向我报告。”

“动作？”

“就算是法学博士，可对于检察的实际工作也和外行没什么两样，也有犯错误、出差错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请你悄悄地汇报给我。”

“是，是！”

“是你我就直说了，我想知道壶岐副次长究竟为了什么才把这个检察官安排进来。”

小东他们事务官对于检察高层领导的情况并不清楚，可是，在事务官之间也流传着一些流言和臆测，那就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和检察次长的两派对立。壶岐副次长和最高检察长的关系很近，正因为如此，对于位居第二的检察次长来说，他担心第三把手的壶岐副次长越过自己成为下任的最高检察院院长。也就是说，壶岐对于检察次长来说，就等于是个不折不扣的敌人。这玉森据说深得检察次长的宠爱，眼下好像正在搜集对壶岐不利的材料。

小东就是那么推测的。

“因此，我把你特地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

“我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无须一一向桥上特搜部长汇报。”

“是，是！”

在这样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小东有些不知所措。

“请你务必要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事关全体检察人员啊！”

“是！”

在这种情况下也由不得自己拒绝。而且，小东也一直反感

酸溜溜的知识分子。

何况，这并不是什么犯罪行为，如果香车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或者是哗众取宠的言行，把这些向上司汇报不正是公务员的义务吗？

“像你这样的有多年经验的内行，只要肯继续努力，可以当上区检的事务官啊！”

玉森又加了一句。

说到检察厅，其实就是一个以最高检察长为顶点的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小东把它大致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检察官，除了香车这样的特例，其余都是通过司法考试，完成司法实习的精英。而且，年纪大了以后要成为检察官的话，在年功序列型的给予体制下是不利的，因此，不少人趁着年轻一气完成司法实习。此外，虽没有到其他机关的那种程度，可国立旧帝大系是很强大的。

第二等级就是副检察官。就检察厅的原则来说，副检察官和检察官一样，也包含在检察官队伍里。但是，和检察官不同的是，副检察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正因为如此，他们主要做协助检察官的一些辅佐性工作。可是，就目前来说，没有副检察官的协助，工作就很难展开。副检察官可以说在弥补现在检察官人手不足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与政治家有关的或是连续纵火案、杀人案等等的重要案件由检察官负责对疑犯进行审查；盗窃、恫吓、交通事故等不是十分重大的案件则由副检察官负责。副检察官的人数全国共有九百多人，和检察官的一千一百多人相比，也基本是个固定的数字。

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检察事务官或者是法院书记员等人，经过选拔考试合格者，可以录用为副检察官。而且，副检察官中特别优秀的人，每年都有一个名额可以破格升为检察官。也就

是说，从第二等级通向第一等级的龙门，虽说很窄，可还是给了人们希望。

第三等级，就是像小东这样的检察事务官。如果拿海军军舰打比方，检察官就好比是战舰和航母；副检察官就是巡洋舰；事务官就是驱逐舰。在人数上，第三等级是最多的。

事务官可以通过选拔考试成为副检察官。其中学历自不用说，年轻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像小东这样高中毕业后就当事务官，此后由于家庭琐事繁杂也没有能去夜大法学专业进修，就这样一直在事务官的岗位上连续干了三十年的人，可以说已经没有机会成为副检察官了。

当然，对于像小东这样实际经验丰富的年长事务官，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晋升的机会。那就是设在区检察厅负责处理检察官事务的事务官。区检察厅是与简易法院相对应的检察机关，主要负责处理轻微的公路交通事故、盗窃等案件。在规模较小的区检察厅，检察官是不用说，经常连副检察官都没有。因此那里会任用经验丰富的事务官。小东认为负责处理检察官事务的事务官相当于在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之间。

接下来，第四等级的就是其他办事员了。有担任警卫工作的，有保管检察厅地下室的证物的，和他们相比，小东感到一种极大的优越感。如果也用刚才的海军作比喻，那么他们就是运油船或是搬运船了。

“那我就告辞了。”

玉森给小东透露出只要肯干，就有可能成为负责处理检察官事务的事务官。这么一来，就算是驱逐舰，也是破格升起一面旗帜了。

小东一直以来都以自己能在特搜部工作感到自豪。不过，要是能成为负责处理检察官事务的事务官，那么就更加值得骄

傲了，那就不用着像现在这样经常和比自己年轻的检察官一起共事了。而且津贴、工资收入自然要比现在高得多了。

“那就拜托你了。”

玉森坐在沙发上，目送着小东的离开。

2

姬野美佐子在文京区小日向的自家窗户边凝视着窗外的晴空。

（现在不知他有没有接到检察厅的任命书呢？）

美佐子合上了刚看了一半的小说。

为什么自己这么在意香车勇人呢？

自己和香车初次见面，是在四年前的新生入学典礼上，那时的美佐子是刚进东都大学法学院的新生，而香车则是法学院的助教。香车当时正和教务处的老师一同分发有关课程说明的材料。因此，在校长正式介绍教师之前，她以为香车是教务处的老师。

“对不起 我还缺一张。”

坐在最后面的美佐子举起手来。

香车看到后，把材料拿过来给了她。然后香车就转身走开了，当时相互间也没有说话。

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交流是两年之后。

香车当时已经是副教授了。香车讲授的课程是“刑法社会学”。在这之前的“刑法社会学”都是由资深教授木津川源一郎负责讲授的。可是，当时身患重病的木津川在还有两年才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把他的这门课让给了弟子香车。

在美佐子这群学生中间，也时常听说香车年轻有为的事

迹。香车在从东都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同时就被留校录用。在法学院，像他这样直接留校的例子是少之又少的；而且，香车在助教期间，写了不少的论文，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接着，随着木津川的离任，才 30 岁的香车就当上了副教授，并有资格讲授法学专业课。

在校园里见到的香车，无论春夏秋冬都留着头发遮住前额的发型。着装基本都是穿三个扣的长西装配上一条细领带，不管怎么看都觉得有些不修边幅，身边好像也没有什么称得上是女朋友的女孩。美佐子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人是十全十美的，这是美佐子的观念。美佐子自己虽不用为经济来源操心，可家庭生活也谈不上很幸福。会不会年纪轻轻就当上副教授的香车也有自己的苦恼呢？

美佐子在三年级的时候，选了“刑法社会学”这门课，她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听听香车在上课时的声音。

“我想，在同学们中间，肯定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刑法社会学，老实说，刑法社会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

香车有着介于男中音和男低音之间的低沉嗓音，可穿透力却很好。语气平稳，语速恰到好处，因此很容易就能听清楚。

“日本的大学里开设刑法社会学课程的只有我们东都大学和千代田大学。我在千代田大学也任客座教授。总而言之，最初使用刑法社会学这一名称的是我的老师木津川教授，我是从去年开始接手这门讲座的。”

香车接着讲了下面的话。

一般来说，说到法学院的“刑法”课，都是指理论刑法学。它的内容可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包括正当防卫、责任能力、故意及未遂等主要内容，讨论研究犯罪的成立与否。“分论”是围绕刑法中出现的有关各种犯罪的条文及解

释所构成的。在“分论”中，一般不会有什麼大的争议。可是关于“总论”，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很大。他们都有自己看法不同的“罪行成立的公式”，争论怎样才能使之成为具有完美整合性的体系。其中还有“目的行为论”、“构成要素的故意性”、“可罚违法性”等等我们平时不太听到的词语。这既和数学有关，也和哲学相连。香车和木津川把这叫做“理论刑法学”。

相比较而言，香车教的这门“刑法社会学”是更加实际的。如什么样的犯罪用什么手段施行、怎样才能侦破、罪犯为避免被侦破采用什么样的隐蔽作案方法、要识破必须采取什么方法等等。

一个半小时的上课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美佐子立刻去了法学院的办公室。只要人数没有满，可以变更自己原来所选的课程。美佐子把当初选的日本法制史改为了刑法社会学。

在讨论会上，她见到了香车的另外一面。

“尽管现在我是站在讲台上了，可我实在很不擅长在大家面前说话。因此，希望大家在讨论会上能踊跃发言。”

香车事先就那样打好招呼。讨论会上的学生只有八个人，既有三年级的，也有四年级的。在东都大学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快面临工作了，就会参加商法讨论会；快成为公务员的，就会选择参加宪法或者行政法讨论会；将要参加司法考试的就参加民法或诉讼法讨论会。正因为如此，刑法社会学的成员们有着自己的个性。

“对不起，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美佐子举起手。就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想这样引起注意。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就是她不想在第一次的讨论会上